

說部叢書第三集
第七十五編

情天異采

上海商務
印書館印行



(然)(脂)(餘)(韻)

三冊 定價九角

閨秀詩話。向鮮善本。是書搜羅有清二百數十年中閨秀著述。詩文詞曲。歌賦銘誄。無所不備。而各加以評斷。兼詳作者之遺聞軼事。作詩史讀可作文藝參考書讀亦可。手此一編。凡婦人集。隨園女弟子詩錄。正始集。擷芳集等。不必再讀矣。

◎商務印書館出版

元(60)

中華民國十年二月再版

(情天異彩一冊)

(每冊定價大洋叁角伍分)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原著者 法國 周魯倭

譯述者 閩縣 陳家麟 靜海 陳紓

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

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 濟南開封洛陽西安漢口 杭州紹興安慶蕪湖南昌

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廣州長沙常德重慶瀘縣福州 潮州香港桂林梧州雲南 貴陽張家口新嘉坡

★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★

情天異彩

法國周魯倭原著

閩縣林紓同譯
靜海陳家麟

第一章

一日爲初夏之下午。翰生老嫗。坐於屋中。自吸菸斗。吐納煙燄。菸盡。落其斗中之灰。謂其女曰。夏魯達。今茲幾句鐘矣。女曰。晚八點矣。嫗曰。今夕無客至此投宿。而天氣陰沈。釀雨。客不能至。女曰。然。即使有人至此。吾屋宇潔淨。亦足寓客。吾意甚盼有投宿之客。到此下榻。嫗曰。爾兄弟歸乎。女曰。未也。嫗曰。彼不言。今夕定歸耶。女曰。吾兄弟鄒廬。同一遊歷家。赴提鶯湖遊眺。行次甚晚。路遠。或不能歸。歸必以明日矣。嫗曰。不歸者。宿毛路矣。女曰。或然。兄若不到。

巴布訪黑魯布者。必宿毛路。媼曰。彼非訪黑魯布。訪其女耳。女曰。然。兄與西佛里甚善。而西佛里之可愛。吾直以姊妹行視之。語時微笑。媼曰。夏魯達可嚴閉吾扉。母女安寢矣。女曰。阿娘似有恠。媼曰。吾欲早起至毛路。女曰。阿娘至彼何爲。媼曰。吾當往購物事。備應客之用。女曰。吾自古雷司提亞。倩力赴毛路。載酒至耶。媼曰。吾聞籠林先生言。吾力至毛路矣。今吾逆旅中。所缺者醃肉。燻魚二物。必欲備之以待客。想雨止後。游客必爭至帖里馬肯。吾必諸事勿闕。方能供客。今已四月十五號矣。女太息曰。然。媼曰。惟其如是。故明日必欲自行。至時可二句鐘卽備。以力載回。吾卽與鄒盧同車而返。女曰。阿娘赴毛路時。果遇郵差。當問其有書與我否。媼曰。書非與我。殆與汝耳。歐里前月已有來書。今相距又一月矣。女曰。

果經一月。媼曰。夏魯達勿戚戚。經月之遲。音仄亦復何傷。毛路不遇郵差。或至自伯更。亦未可定。女曰。吾心終懸。懸也。牛方蘭島去此甚遠。相隔一大西洋。而陰雨纏綿。吾心又安能遽釋。且吾與歐里別已一年。歸來何日。誰能卜其時期。至大麓者。媼聞言自語曰。歐里卽歸。未知吾家尙在此否耳。語細。女初未聞。乃起而閉其門。外卽大道也。門雖閉而未加鑰。蓋在腦威中。風俗甚馴。夜中勿庸扃鑰。其戶且逆旅。原以便客。客至推門自入。毋須開也。卽在偏僻之中。亦無鼠竊。亦少強暴。人民帖然。不復夜驚。母女分居二室。室中草草少加陳設。而淨潔無塵。女之居處一窗而已。窗中可以外望高山聳翠。其下爲馬恩河流水。澌澌然。室爲小樓。在空翠中。如披畫圖。媼此時以燭登樓。半道間聞有叩門聲。卽止步而聽。門外

人呼曰。翰生夫人。趣啓此扉。媼卽下樓言曰。夜中何人呼門。女曰。詎吾兄鄒盧有事耶。至則一少年御者也。御者每至一駟。卽引馬而歸。彼來時亦不引馬。獨立於肆門之外。女曰。半夜到此何爲。少年曰。特來問候夫人。女曰。僅此而已耶。少年曰。否。吾語尙未盡。起居夫人。特爲禮耳。女曰。何人着爾到此。曰。尊兄鄒盧命我耳。媼驚曰。鄒盧何事。有變故乎。少年曰。彼有書屬我。書來自遮拉門也。媼曰。遮拉門耶。少年曰。細情吾不之知。但知鄒盧今日不歸。歸必明日。特託寓書。媼曰。然則此書甚匆促矣。少年曰。此中似有要語。媼曰。趣授吾書。語時聲顫不已。少年曰。書在此間。幸甚淨潔。初無折角。然非予夫人也。媼心少寧。卽曰。不予我者。書究誰屬。少年曰。與女公子。女曰。予我之書。必屬歐里。來自古雷司提亞。吾兄得書不

欲使我久候。故先以伴歸。女卽攜書入室。就燈下觀之。果歐里手迹。書中殆言武埃汀之舟垂歸里門矣。女方觀書。媼令此少年同入。少年曰。少停亦可。唯明日尙須隨車而行。媼曰。汝明晨至毛路見鄒盧。可告彼少待。與吾同歸。少年曰。早耶晚耶。必準以時。媼曰。吾以晨往。至卽相見。果吾未至。亦必遲我。與之同車而歸。少年曰。吾必將命。媼曰。胡不少飲杯酒。少年行近案次。媼爲之斟酒。少年一飲而盡。飲後致謝。道晚安出。少年之行旣遠。女尙視封皮未之發。心中自念。書來自海島。沿路加以印信。發書時在三月十五號。至時已四月十五。正三十日。尙未知此三十日中。牛方蘭島中有無變故。况天氣尙陰慘。風起海上。產魚之所。勢甚狂猖。行船非便。以理度之。歐里之以舟行漁。旣困且險。夫以歐里之爲此本圖得。

錢以行婚禮。於是心緒起落無恆。想書中之叙愛情。兩心相印。路遙心邇。直如面談。然魚風已過。不日或可過歸。夫武埃汀以虛舟出。今必滿載海魚而歸。不一月中。彼此互抱矣。信中或訂結婚之期。以小牧師爲婚證。以上所言。均女想象之言。臨發封時。淚盈於睫。不知其悲喜之所在。媼曰。吾女此書果爲歐里書耶。女曰。然。吾已辨歐里之筆迹。媼曰。胡不啓讀。意待之明日乎。女復細觀書面。始發其封。書曰。夏魯達表妹如覽。想爾必樂聞吾漁業之豐。更一二日。則吾事蒞矣。別已一年。得歸大麓。樂且無藝。蓋彼間有家。家卽爾家。吾歸就爾。如就家也。今年漁業所分之利。頗不弱。得之可以立家。吾之船主黑魯布本居伯更。自彼間書來。促吾武埃汀舟。於五月十五廿日中遡返。至時必當相見。自今日爲期。可數禮拜。

而已。夏魯達聽之。想吾此歸見爾。其美與平安。當逾於往昔。吾尙望吾弟鄒盧身體健旺。彼之愛我。猶同懷也。今請問訊老母。吾臨書時。必思及老母。依火爐而坐。可告老母。吾今日之愛母。倍於往昔。一爲爾生身之母。一爲我後來之妻母。爾不必至伯更迎我。或吾舟先後至。不必定有確期。雖然。吾一至伯更。不至廿四句鐘之久。已與爾晤面。此間天氣非佳。爲行漁者所未經之險。幸魚來如沸。舟中所載。魚可五千。困音托。一至伯更。立發諸魚業之賈人。得利甚厚。即使不豐。然吾意尙有所屬。似有鬼神密語。以生財之道及其機緣。爾必疑訝。此爲吾祕密之事。卽不奉白。或亦不怪其事。專爲爾也。迨至結婚之前後。必白弗靳。果吾歸稍速。先行婚禮。後告汝。亦未爲晚。嗟夫。夏魯達。吾恨不卽抱爾於懷。今先煩爾慰問。

老母及爾兄弟歐里啓

第二章

大麓者。小村莊也。人家寥寥。數小樓而已。傍大道而居。名爲大道。實山路也。亦有架樓於高原之上。莊後皆山。河圍繞之。亦有木製之教堂。成於一千八百五十五年。堂中聖壇之次有二窗。屋頂有尖塔。高聳空中。四周均綠蔭。圍繞樹下。小湫縱橫。架以小木橋。一入畫靜中。但聞水機之聲。山水觸輪爲鋸。木機器之馬。刀村小而景物至佳。屋宇牆壁作淡綠。淡紅之色。與綠陰掩映。饒有風趣。野花叢生於纖草之上。一望無際。紅白駁色。居人頗以爲樂。遊觀亦多。戀戀地居帖里馬。肯爲腦威之勝地。鬚瑞士也。瑞士多瀑布。而腦威則多海汊。侵入內地。流水漸漸。隨地皆有。花木上則高。

山中有飛瀑不減瑞士之勝狀瀑之大者等於美洲而人家錯迤
在林木間居人衣冠仍遵古制大類荷蘭之人物若以天然風物
言之帖里馬肯實爲歐洲所稀著書者曾以輕車遊歷其地精神
爲之疏爽不能不紀之於書余之著筆在一千八百六十二年此
時腦威尙無鐵路今則腦威與瑞典相通遊人趁火車行然窮閉
車中良不如當日以輕車遊覽處處勝境匪不周歷較鐵路之行
爲佳卽不趁車亦可趁舟隨處停橈可以流連彌日腦威鐵路旣
未建築然外來遊歷之人往返必經是處大麓中但有一逆旅卽
翰生老媪所開者逆旅中以石爲地板窗色或紅或黑壁衣作灰
色客廳中有火爐烟筒直通廚次壁上有巨表表上之針鋒爲深
翠之色鐘聲極洪亮可聽寫字檯旁有書架上置燈檠合之則一

分之爲三壁。西有案爲樹根所製。天然屈曲。可人意。另有一巨簾。皆藏禮服。簾旁有長方之溫榻。榻茵厚。輦可坐。尤有紡織之機。置其旁。小門可通廚。次牆上嵌一小櫥。度飲食之器。客至頗豐。其供億百凡皆備。凡遊客匪不識翰生者。

第三章

腦威人種。古時似由英人發源而來。卽翰生之夫。先代亦多與英人有連。今翰生式微。爲逆旅主人。然人人咸識其爲故家也。迨夫死後。翰生仍理其夫之故業。至於其夫有無微積。則不可考。然鄒盧生時。初未有凍餒之事。則其家又似不貧。歐里者。翰生之妹所生。於翰生爲從母。自少歐里依翰生膝下。翰生撫之如兒。翰生之夫名夏路。憐歐里生失怙恃。故取而撫育。而歐里亦恭順有禮。及

與夏魯達定婚。而二姓之好尤固。夏路既死。留者卽此逆旅。此外
尚有薄田。田既非佳。歲入頗寡。以歲多風災。冰厚累寸。故凍殺田
禾無數。翰生見田不足恃。日防貧罄。然亦不示之。兒女時翰生年
近五十。髮亦微白。而體力尙健。自居孀後。長衣黑衣。閒中惟織紡
自活。以勢言之。苟不得此一男一女。則翰生直一枯寂可憐之人。
此時鄒盧已二十五歲。體壯而勇。然謙退不尙武力。栗色之髮。青
藍之睛。衣服便捷。似騎隊中之武弁。而登山之趨捷。尤無倫比。平
日爲遊客之嚮導。匪處不歷。且能述其故事。精於行獵。冬恆得狼。
夏恆得熊。遇險者數。凜然無懼。至不爲嚮導。則親田事。田去逆旅。
蓋非遠也。家尙蓄羊數十。牛三數。養一牧童。日中縱牛羊於田次。
令童行牧。然莊人無不禮重。鄒盧以其人和藹不忤。未嘗以聲色。

加人。生平所親愛之人。一則歐里。一則夏魯達。歐里既出行漁。鄒盧至怏怏。以爲家無恆產。不能資其女弟。故令歐里奔波。心滋戚戚。然亦甚願航海圖生。留歐里以事老母。歐里自計無資。若不行漁。萬不能圖娶夏魯達。行時鄒盧直送至伯更始別。別時互抱而親吻。歐里既行。鄒盧匆匆歸慰其母妹。而夏魯達時已十歲矣。美乃無度。衣雖不華。而雅素亦非城中閨秀所及。凡有遊客至止。而夏魯達談吐溫雅。無汙賤之態。客臨行多與爲禮。不敢加以簡慢。

第四章

歐里行旣一年。書言牛方蘭天氣非佳。多惡風暴雨。以勢言之。所得錢良非易易。方風起不意。漁舟未備。立時委入波間者。比比而是。幸魚陣至多。趁風而至。即使冒險。得利無垠。矧腦威人素精海。

事海上之險。人人經之。初不爲異。且國都瀕海。海波軒然而起。一貯之目中。卽以舟沈浮於巨浪之中。亦安然若無事。恆自誇其能海。當古時。歐北之商務全屬諸腦威之人。蓋古之海。實人人頗具海盜之性質。其無聊者。往往爲盜。至今尙以能海名於歐西。歐里之父。生時爲船主。歐里少隨其父。故風濤頗視爲習慣。少時卽在淺灘中取魚及水鳥之屬。十六歲以後。隨父海行。匪所不歷。至於北冰洋而止。迨父母俱亡。歐里始入夏路之家。雖依夏路而航海之事。尙未舍置。每從海上歸來。必朝夏路翰生於大麓中。謂四海無家所依者。唯我從母。後此四出行漁。二十一歲時。已任船主。既至大麓。日與鄒盧四出看山。有時與夏魯達俱。鄒盧先行。二人恆落後。傾談情愫。既深。鄒盧亦知二人將有婚姻之約。恆慫慂成。

之。蓋知歐里技長而德性美。可依以終身。故竊商其母。聽二人所爲。不爲阻梗。一日家人聚而閒談。歐里曰。夏魯達。吾心近有所蓄。女曰。何也。歐里曰。以大禮言之。爾我二人。當訂婚約。女曰。吾意亦如此。翰生曰。吾深以汝二人爲然。三人語時。似出宿約。鄒盧曰。如是者。吾不爲爾外兄耶。歐里曰。然。以爾爲內兄。誠吾心之所願。鄒盧曰。願爾二人永永和諧。到老。翰生曰。夏魯達。汝願之矣。女曰。願之。歐里曰。夏魯達。爾我相處久。吾久蓄此心。特未宣之於言。女曰。吾心亦正如爾。歐里曰。吾亦不知此念。發自何時。女曰。卽吾自問。亦不之知。歐里曰。或者爾之美麗日臻。故不期生此愛情。女曰。歐里。愚哉。吾何曾美。歐里曰。否。此事何至賴面。阿姨不曾窺吾情懷耶。翰生曰。略知而已。歐里曰。鄒盧如何。鄒盧曰。吾久已探得源委。

女笑曰。在理。宜。微。露。端倪。不應。突。如其。來。從前實無此求婚之法。翰生曰。爾習於海事。成婚或不海行乎。歐里曰。行海非吾願。望成家以後。何事爲此。女曰。不再海行。將何自活。歐里曰。每出必數月。拋爾於家。吾心安。忍。女曰。聞爾將至。牛方蘭然則爲最後之行矣。歐里曰。吾此行良有厚望。吾東人黑魯布允我以厚利。鄒盧曰。黑魯布之爲人佳。彼家兄弟亦然。歐里曰。在伯更中航海家。咸言其兄弟之賢。夏魯達曰。歐里果舍海業。將圖何業。歐里曰。吾與鄒盧同爲鄉導。果不良於行。仍可隨時練習。果能爲人鄉導。或不後於人。吾尙欲爲郵者。代人送書札於遮拉門。及康尼司伯格間。與帖里馬肯。此三處代人郵遞。必能如期往返。可以得錢。此外尙有一節。未及宣言。女曰。意中何旨。歐里曰。吾歸後汝自知之。但吾意甚。